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一十一

宮臣部

文學

知識

褒寵

文學

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是知文學者士君子立身脩己之本也乃有鍾粹和之氣曄曄  
之材列職宮坊曳裾藩邸摘辭奮藻著適用之稱索隱鈞深得  
得問之旨故彬彬儒雅冠映一時焉

漢疏受為太子家令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  
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悅

吳韋曜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

為無益命曜論之

晉潘居元康初為太子舍人上釋奠頌江統為愍懷太子及太子之死改葬統作誅叙哀為世所重

宋謝惠連為彭城王義康法曹參運時義康治東府城塹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

南齊謝超宗初仕宋為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妃卒超宗作誄奏之孝武大嗟賞曰超宗得鳳毛恐靈連復出超宗靈之子

謝朓為徐王子隆在荊州武帝勅朓還都詩以寄西府

梁沈約為齊文惠太子步兵校尉管記室直永壽省校四部書時東宮多士特被親遇

王筠為太子洗馬中書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君及劉孝綽陸倕洽洽等游宴玄國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扇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袂右拍洪崖肩昭明薨勅為哀冊文大見嗟賞

劉孝綽為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學士與王筠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圖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歆撰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

劉孝威為太子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建九年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

徐摛為太子家令兼堂管記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宣  
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攘及見應對明敏調

高祖意釋劉杳為東宮通事舍人注太子徂歸賦稱為

吾為簡文晉安王國常侍兼記室參軍王為皇太子肩五

宮通事舍人歷率更令中庶子初簡文在藩雅好文章工時肩  
吾與東海徐摛吾郡陸暉彭城劉孝儀儀弟孝威以被賞接及  
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陸吳郡張長公北  
地傳引東海鮑至壽充其選

蕭愷為太子洗馬中舍人家令並掌管記簡文在東宮早引接  
之時中庶子謝朓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蓋召特才賦詩同  
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不甚美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筠  
本自舊人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

陳徐伯陽為新安王記室鄱陽王為江州刺史伯陽奉使造為  
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廬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二十伯陽與  
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及皇太子幸大學詔劉安王於  
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陽為辟雍頌甚見嗟賞

陸瑜為東宮學士大建二年太子釋苜令宮臣並賦詩命瑜為  
序文甚贍麗

顧野王為太子率更令兼通事舍人時後主在東宮宮僚有齊  
陽江摠吳國陸瓊北地傅縡吳與姚察並以才學顯著論者推  
重焉

隋柳詵為晉士諮議參軍王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詵言為序詞  
甚典麗初王屬文為庾信躰及見詵已後文躰遂變  
潘徽為秦孝王俊學士嘗從後朝京師在塗微於馬上

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賢而善之復令為万字文并字書名為韻纂微為序

唐杜淹武德中為秦王府文學館學士嘗侍宴賦詩時八人同淹為稱首賜以銀鍾

褚亮為秦王文學秦府初開文學館以方玄齡等十八人為學士皆圖畫其像令亮為贊之

薛元敬武德末太宗入東宮時為太子舍人時軍國之勞總於東宮元敬專掌文翰號為稱職

崔融字安成中宗在春宮為侍讀兼侍屬文東朝表疏多成其手

智識

傳曰智者不惑又曰識者不求所告蓋觀乎事机非智則不周察乎人情非識則不達若夫列藩國之任居傳相之地懷研幾之慮臨事而洞分負先見之明未萌而預辨陳王之躰序君臣之分繼之以禮樂濟之以規諷逮漢而下世有人焉皆著于篇以永其譽

漢宋昌為伐王中尉太尉周勃朱虛侯張等既誅諸呂遂使人迎代王即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

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

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昌進曰群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

言常有異志也屬音切詩畏高帝呂

喋音長頗切本當

義

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卒終也天下絕望一矣高第王子

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犬牙言地刑如犬之牙交相入也天下服其私夫

漢興除秦煩可約法令施德惠約省也人人自安難動淫三矣夫

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王王擅推專制然而大尉以一節入

北軍一呼呼呌也音夫故切士皆祖為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

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為音于偽反其黨寧

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

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仁孝聞於天下故

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遣太后弟

薄昭見勃勃具言所言立王者昭還報信矣代王笑謂昌曰果

如公言文王即文帝也

董仲舒為江東相事易王父之王問仲舒粵王勾踐與大夫泄

庸種蠡謀伐吳種大夫種也蠡范蠡也種之勇切蠡音禮遂滅之孔子稱殷者三

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泄庸一也大夫種二范蠡三也桓公決疑管仲

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大對謂大問也聞昔者

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

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

况設詐以伐吳虜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人夫仁人者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

伯讀曰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

大君子之門也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此二王猶

武夫之與美玉也武夫石而似王者也王曰善

閻崇為太子少傅時哀帝自定陶王立為太子月餘天子立楚  
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公王後太子議欲謝崇以為春秋不以  
父命廢王父命王父謂祖也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  
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玄玄左遷少  
府

吳是儀為尚書僕射時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  
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  
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輝威靈乃國家之良  
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思以二宮宜有  
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為傅盡忠動輒規諫  
晉修肅為懷帝豫章王典書令帝立為皇太子且以清河三覃

本太子也懼不敢當肅曰二相經營王室志寧社稷儲貳之重  
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清河幼弱未允眾心是以既  
升東宮復贊藩國今乘輿播越二宮又曠常恐氏羗飲馬於涇  
川螳眾控弦於霸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上翼犬駕早寧東京  
下允黔首喁喁之望帝曰鄉吾之采昌也乃從之

宋王華為文帝宜都王司馬帝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  
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王不綱人望未改  
徐羨之中才寒士傳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人將軍王大將軍

謂王敦也之心明矣畏廬陵王嚴斷將來必不自容殿下寬嚴慈仁  
中外所知已且越次奉迎翼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  
亮晦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

徵乃無所慮帝從之曰卿復欲為吾之朱昌矣乃留華摠後任  
帝即位以華為侍中右衛將軍

梁何敬容為太子詹事簡文帝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  
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亡亂頗由祖  
尚虛玄胡賊殄覆中憂今東宮復襲此殆非八事其將為戒乎  
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

北齊魏收為太子少傅仍兼詹事文宣帝數晏喜收每須侍從  
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而自毀覆之  
仍召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  
仰推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

王晞為常山王友時文宣昏亂王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  
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言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下犯  
朝廷文武出入辭朝謝宜一約主上顛顛賴殿下扶翼王約焉  
唐尉遲敬德為太宗秦王府左二副護軍太宗討隱太子巢刺  
王命敬德侍衛高祖南衙北門兵馬及二宮左右猶相拒戰敬  
德奏請降手勅令諸運兵兼受秦王處分於是內外遂定高祖  
勞敬德曰卿於國有安社稷功也

### 褒寵

三五之教子也咸建保傅之職以敦道德之訓是皆不容求碩  
德申擇雋望為之輔導而申其教喻焉茲所以重焉翼之謀增  
盤維之固者也漢室而下英偉間出家被選擢周旋翼亮或以  
經術精邃進見講授或以志行修整雍容翼從或以才藻蒙賞

或以故舊見思繇是厚其賜予之禮數異其褒命之禮形於獎  
歎申之委遇乃至不幸淪逝餽終彌渥褒賢之典不其韙歟  
漢夏侯勝宣帝時太子傳受業詔撰尚書論語賜黃金百斤卒  
官賜冢塋葬平陵

疏廣為太子太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思侯許伯為太子少傅  
自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宣帝以問廣廣以為不宜獨  
親外家許氏帝善其言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及乞骸骨帝  
以其年篤加賜黃金二十斤

後漢桓榮光武時為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  
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桓焉為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毋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  
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

桓郁明帝時為侍中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勅太子諸  
王各奉賀致禮

魏應詩習魯為五官中郎將章帝詔入授千乘

王伉應經明行修帝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

魏袁渙字曜卿為魏國郎中令及卒武帝為之流涕賜穀三千  
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  
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  
也

吳程秉為太子太傅黃武四年大帝為太子登聘周瑜女秉守  
太常迎妃於吳大帝親幸秉深見優禮

晉山濤字巨原武帝時為太子少傅在東宮年已七十疾病告退手詔不聽帝常講武於宮試場有詔濤乘步輦導皇太子

溫嶠元帝時為太子中庶子嶠在東宮特見嘉寵僚屬莫與為比賀循為太子太傅及疾篤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馬往還皆拜儒者以榮太吳二年卒元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賜司空謚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望流涕

南齊王儉領太子詹事加兵三十人

張緒永明中為太子詹事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也

梁柳惔為太子詹事加散常侍武帝因晏為詩貽惔曰爾安冠群右惟余切念坊

周拾為右驍騎將軍知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卒武帝臨哭哀慟左右詔曰太子詹事豫州太中正拾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其學思聖明志行開敏劬勞機要多歷歲年才用未窮彌可嗟悼宜隆追遠以旌善人可贈侍中護軍鼓吹一部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隨用資給謚曰簡子

王規為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大同二年卒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賻賤二十萬布百匹謚曰章

陸倕為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為石闕銘記奏之勅曰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闕銘辭義典雅足為佳作昔摯虞辯物邛

郭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疋廷太子庶子

到洽與從弟況齊名洽為太子舍人高祖御幸光殿詔洽及沉

蕭琮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洽薛為工賜絹二十疋高祖謂

昉曰諸到可為才子昉對曰臣嘗切議米得其武梁得其文

祖洽

考之士米  
武有戰功

王仲為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大清二年卒賜侍中給東園

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蕭時為太子舍人卒遺啓簡文求為墓誌銘帝為製焉

庾於陸為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為情選洗馬當文翰尤其

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於陸與周裕並擢充職高

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為美

陳孔煥為仁威將軍始興王長史煥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宣帝

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勅書殷勤勞問

張譏宣帝時為建安王府記室參軍兼東宮學士轉武陸王限

內記室學士如故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

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

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宣帝幸宮臨聽賜御服衣

一襲後主嗣位領南平王府諮議參軍東宮學士尋廷國子博

士學士如故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

下勅召譏見義時索麈尾未至後王勅取松枝手以屨譏曰可

代麈尾顧謂群臣曰此即是張機後事

袁憲為侍中信威將軍太子詹事後王至德元年太子加元服

二年行釋奠之禮憲於是表請解職後主不許給扶二人進號雲麾將軍置佐使

阮卓為始興王叔陸記室叔陵之誅也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

後魏張黎太武時賜爵廣平公恭宗初摠百揆黎與東群公崔浩等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曰侍中廣平公黎東群公浩等保輔東宮有老成之勤朕甚嘉焉其賜布帛一千疋以褒舊勲

古弼太武時為安西將軍建興公及恭帝摠攝萬機徵為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等並參政事詔以弼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勤賜帛千匹綿千斤

盧統父魯元為太保錄尚書事統以父任侍東宮大武以元舅賜平王社超女南安長主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異輒以賜之

唐李綱為太子少保高祖以綱隋代名臣甚加優禮每手勅未嘗多稱名其見事如此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時綱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特賜步輿令綱乘至閣下數引禁中問以政道及綱遇疾太宗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詣宅存問賜絹二百匹五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太子為之立碑

房玄齡為秦府記室參軍高祖常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

孔穎達為太子右庶子太宗以穎達在東宮數規諫太子本乾

與左庶子于志寧各賜黃金一斤絹百匹仍拜志寧為太子詹事太子承乾敗徒黔州左庶子張玄素等皆免為庶人唯志寧以驟諫承乾太宗嘉之而特慰勞焉

李勣為太子詹事太宗常閑宴顧謂勣曰朕將屬以幼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至詞因啮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覆之

劉武仲以國子四門助教充奉諸主講讀上於禁中會讌諸王因命武仲每双日入內對諸王仍令上食供食

陸敦信為太子舍人嘗錄古先太子善惡之事多所規諷太宗嘗召勞之曰爾所錄之事識有可嘉因賜帛五十匹

秦暉為太子舍人從幸定州加授朝散大夫守洗馬還京無幾而卒皇太子深憫惜之弟贈甚厚

蕭德言為太子侍讀尋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不許又遣之書曰朕歷觀前代詳覽儒林至於顏冉之才不終其壽游夏之德不建其學惟卿幼挺珪璋夙彰美譽下帷閉戶苞括六經映雪聚螢牢籠百氏自隋季版蕩岸序無聞儒道墜泥塗詩書填坑穽眷言墳典每用傷懷頃年已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而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卧振高風更使濟南伏生重存於茲日關西孔子故顯於當今令聞令望何其美也尋賜爵封陽縣侯拜秘書少監兩宮禮賜甚厚

李百藥為太子右庶子貞觀五年與左庶子于志寧中兄孔穎達舍人陸敦信侍讀于弘教殿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閑讌之處

嬉戲過度百樂作贊道賦以諷焉太宗見而遣使謂百樂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貳事以戒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謂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綵物三百段

王方慶聖歷初為鱗臺監兼校檢太子左庶子二年正除太子左庶子俸料並同職司三品兼待皇太子讀書及卒贈兗州都督謚曰貞

薛元超為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元超數上疏諫太子高宗知而稱善遣使慰諭賜物百段

王及善為左奉裕率孝敬居春宮因宴集令宮臣橫到次至及善及善辭曰此非臣任也孝敬謝而遣之高宗聞之時加常慰賜絹百匹

姚珽為太子詹事兼左庶子節愍太子舉事不法前後上書極諫太子雖稱善竟不悛革太子敗詔遣索其宮中得珽諫書中宗嘉其切直時宮臣皆貶默唯珽擢拜右散騎常侍

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安陽群公薨贈幽州大都督帝於洛南城門舉哀深悼惜之

陸象先為太子太保充國公開元二十四年七月薨制曰象先含和毓粹體道居貞跡在區中心游象外懋昭丕德光輔先朝爰悉優思是為師保方期永命以配上祥厲疾無瘳德音劇隔興言念舊震悼于懷宜旌端揆之職用光窀穸之事贈尚書左

承賻物二百段米粟二百石  
常見素代宗時為太子太師室應中詔曰太子太師見素太子  
少傅李遵太子少保韓擇木太子賓客嗣吳王祇太子詹事無  
揚州長史崔圓並承東宮優異品秩已高不可更改各宜與子  
孫一人官素後以疾終帝以老臣悼之贈司徒軫朝一日

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一十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一十二

宮臣部

規諷

古者世子既冠爰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至於列樹藩屏咸置  
傳相蓋所以保其無咎格諸非心者也若乃德義不修奢縱敗  
度罔慎所履將蹈危機繇是始終彌縫從容進說鋪述奏記更  
獻箴言竭忠以盡規陳古以申諷乃至激發吟咏情極涕洟指  
禍福之門陳順逆之理周旋劇切冀其感悟斯固忠於所奉義  
不顧私極慮無隱彌縫其闕者焉其或知愧改圖因以蒙福乃  
有習性皆訓終焉不悅龜監所存良足勸戒

漢常孟為楚元王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

官為楚王傳而戊荒  
歷相三王也

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祖國自永常在商為永韋氏黼衣朱

綏四牡龍旂黼衣畫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綏字人作黼其為同

音彤兮斯征撫寧遐遠此言受彤之賜於總齊群邦以翼大商

翼佐迭被大彭動績惟光大彭永韋為商伯迭互自言永韋氏

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縱為諸候預明會王報聽諧寔絕我邦

周未王聽諧受我邦既絕厥政斯逸逸放也管仲曰令賞罰之

行非繇王室由同庶且群后靡扶衛五服分離宗周以隊謂服五

謂旬服侯服緩服要服庶尹衆官我祖斯徵遷于彭城言我之

之長也隊失也音直類反許其切阯此嫚秦耒耜以耕

此遂徵也在于小子勤諛厥生言曹秦暴嫚無有悠悠我秦上天不寧迺眷于顧授漢于京

言曹秦暴嫚無有悠悠我秦上天不寧迺眷于顧授漢于京高祖

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敬曰南顧於赫有漢四方是征於讀曰鳥

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赫明貌凡此詩中諸歎辭靡適不懷萬年道年懷思也來也迺

稱於者其音皆同言漢兵所往之處人皆思迺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

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兢兢：謹也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

漸臣垂烈于後主士二十七年而薨迺及遺王克奉厥緒咨命

不永唯王統祀咨嗟也永長也夷立四年而左右陪臣此惟皇

士皇正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惟亦思也言

如履薄冰之義用繼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枚是驅

繇與悠同悠悠行貌放務彼鳥獸忽此稼苗莖民以匱我王以

放也驅馬也諭與愉同樂也言衆人失此稼穡所引非得所親非悅唯囿

是恢唯諛是信恢大也諛諭諭諂夫号号黃鬚諭諭自媚貌号

号五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貌下臣追欲縱逸貌遠也與貌同

各反言疏遠忠賢之

輔追情欲縱逸游也下嫚彼顯祖輕慈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

臣孟自謂也從讀曰縱親睦密也言也曾不夙夜以休令聞休美也令善穆穆天子臨再

下土明明郡司執憲靡顧顧望也言執天子之法無所正遐繇

近殆其怙慈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如王怙特與漢嗟嗟我

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其罔則後思無所法則也令弼弼其

夫岌岌其國弼弼由稍稍也罪禍慈甚致冰匪霜致隊匪嫚瞻

惟我王昔靡不練言堅冰之起成於微霜隕隊之咎由於怠慢

不閔興國救顛孰常悔過追思黃髮奏繆以霸言興復拜國救

無能自悔其過惡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而歸乃作秦誓曰維

謀於黃髮之則行無所過矣黃髮老壽歲月其徂年其建者建

也者苟老人面也如垢也言歲月驟往於昔君子庶顯於後於

年將及垢不可殆忽我王如何曾不斯覽覽視黃髮不近

胡不時監黃髮不近者斥遠也我王如何曾不斯覽覽視黃髮不近

鄒陽齊人文帝時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嚴忌枚乘等具

仕吳皆以文辯著名義之吳王以太子時怨望痛疾不朝陰有

邪謀奏書諫為奏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故越

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致辭曰臣聞秦倚曲台之宮始皇帝所治

未央宮侍侍懸衡天下為衡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畫不犯者

也音於綺反行至於晚節張耳陳勝連從兵據之從因子以叩函谷咸陽遂

也叩擊何則列郡不相親萬里不相救也今故數沙比河之外上

覆飛鳥不見伏菟言胡來人馬之乘揚壅上覆飛鳥下不見伏

覆是盡也音芳自反闔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屬連也音

音芳自反闔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屬連也音

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強趙責於何間趙為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

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辟擅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六齊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

望於惠后高后割齊南郡南呂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立子為王言六齊

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名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十以此怨

之城陽顧於盧博陽城王喜也喜父章與弟吳居討諸呂有功本當尺以趙志王章梁地王吳居文帝間其

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除薨興居三淮南之心思誅死盧博齊比王治處喜故念而怨也

墳墓淮南厲王三子為王念其父見迂殺思墳大王不憂臣恐墓欲報怨也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地也

救兵之不專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至不肯專為吾非不敢揖救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

越水長沙還丹青陽青陽地名還丹青盤也言胡為趙南越為吳難不可恃也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越東廣陸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浙西

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

大患也折截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吳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南齊趙之怨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

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以錯辭其語若吳為助漢者也自此以下

乃致其意臣聞交龍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也襄舉也

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底厲也音指今臣盡智畢

議易精及慮政易精思以極盡謀慮也則無國不奸奸音干飾固陋之心則何

王之門不可曳長裾手然臣所以立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

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言在

下風側聽高尚美悅大王之行義也說讀曰悅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

鳥紫百不如一鷲鷲擊之鳥鷹鷂之屬也鷲自大鳥而鷲音愕夫全趙

之時全趙時未武力鼎士栝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栝服盛服也鼎

士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戰祛音州縣之縣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幽王謂趙幽王也

幽王也

湛讀曰沈患言幽王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

為呂后所幽死厲王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廢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責不

能安其位亦明矣諸謂專諸責謂孟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畫計也音

獲如孝文皇帝據閔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文帝入閔而立

乃寒心戰慄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已天下

文帝遣諸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誅呂猶春秋褒

邦儀父也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

深割嬰兒我之或用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壤子王梁代文帝之

謂其肥盛曰襄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第於雍者豈非象新

垣平等哉仆僵仆也濟北王與居反見誅囚地於雍者淮南王

平等勸王共長有罪見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有奸臣如新垣

反仆音赴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

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怒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

朝新垣平詐言鼎在河水中臣望東北汾陰金有室氣鼎其存

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言吳當絕也高皇帝燒棧道水章耶

章耶為雍王高祖以兵不留行言無所稽留救弊民之倦東馳

函谷西楚大破項羽自號水攻則章耶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

以失其地項羽敗走此國家之不幾者言不可願大王熟察

之吳王不內其言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

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

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聚聚邑也音湯武之士不過百

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德政和平

則日月星辰無有錯鈔故言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

誅以直諫言父子君臣其一義也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

而効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恒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

任係千鈞之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

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駭亦驚也鼓擊鼓也係方絕又重鎮之係

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

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脫者免於禍也音吐活切必若所欲為危於紫

邠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令欲極天命之壽

敬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敬盡也音吐活切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

安而欲乘紫邠之危走上天之難也走趨向也音奏此愚臣之所大

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音

步內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

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音悽滄之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謂

爨火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

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

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者矣然其所主迺百步之內耳比於

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福生有

基禍生有胎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来納由藏也何自來言無所從來

也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統古硬字也單盡也極之

索所契傷也統縵皆音縵鏗皆刻也音口計反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

也靡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而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言自

以至於大數則有輕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徑直也夫十圍之木始

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如蘖言者蘖之生芽也搔謂

枅也搔音索

掘其未生朱其未形也磨礮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礮亦磨也底柔

石也厲阜石也皆可以磨者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而德累行不

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

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

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錯為漢定制廢損削諸侯吳王

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嚮以諸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

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今所謂

閔也南距羗笮之塞笮西南夷也音才各反東當六國之從從子六國乘信

陵之藉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無忌常摠五國却秦有地資也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

并力一心以構秦然秦卒擒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

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

修夷狄之義而南朝羗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

所明知也地十倍於秦民什倍於秦今夫說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

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言勸王之反則此臣所以

為大臣患也夫舉吳兵以此言於漢言量也音利切譬猶蠅蚋之附群

牛腐肉之齒利劔鋒接必無事屬也天子吳率失職諸侯願責

先帝之遺約先取為被削出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

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

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隱匿謂僻在東南天漢并二十四群

十七諸侯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環恠不在東山之

府言漢此時有一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輸轉粟西鄉陸行

不絕水行滂河不如海陵之倉海陵縣名也有吳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不如吳之富也修治上林雜

大倉鄉讀曰嚮

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吳苑也以江水游

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曲臺長安臺臨上為池也深壁高壘副

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言其富饒及游晏之處喻天子

也今大王兵疾歸尚得十半十分之中可冀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不然漢之吳

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而下羽林黃頭即習水戰

也者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饒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

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

之計不負其約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跡齊孝王將閔也吳楚反豎

守距三國後栾布閔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代之俱自殺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救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

同當有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王也趙囚邯

戰漢將鄒寄圍趙王於邯戰與囚無異此不可掩亦已明矣言事已彰著大王已去千

里之國而制於千里之內矣梁下也兵張韓將北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

將北地也言將而起弓高宿左右弓高侯顏當也宿止也言吳軍北以拒吳

也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

不用乘策卒見擒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

韓安國為梁內史梁孝王時公孫詭羊勝說王求帝為太子及

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

爰益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必得今漢使十

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索搜也音山客反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

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

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

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皇帝及高帝與臨江王親孰猶言何如也

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大皇臨江王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服也三尺謂劍也故大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

適長太子適讀曰嫡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桓事卒自殺中尉府

以侵大桓徵自殺也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不知

為虎雖有親兄安不知為狼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誅

邪臣浮說誅誘也音成犯上禁撓明法撓曲也女教反天子以太后故不忍

致法於大王大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悞有如

大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手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

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解也安國

力也

伍被為淮王安中郎安陰有邪謀被微諫私諫之後主坐東宮召

被欲與計其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

胥諫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吳臺名也今臣亦

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露水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復召被

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臣聞聰者聰於無

聲明者見於未形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先皆預見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一

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

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說讀曰悅曰公何以言治也被

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皆得其理上之

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

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羗燹貢獻東甌入朝燹南夷也西蒲切反廣

長榆廣謂斥天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榆以為塞也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谿舊塞是也或謂之中也

開朔方匈奴拆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王怒被謝死罪  
 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  
 何如人也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  
 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用騎上下山來言大夫號令  
 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穿舍井得水乃敢飲軍罷  
 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  
 也王曰夫蓼大子淮南大子也亦猶漢之栗大子也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  
 為漢庭公卿列侯皆如沐候而候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  
 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已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  
 賜號為劉氏祭酒祭祠時唯尊長者以酒沃醉受凡杖而不朝而四群之衆  
 地方數千里采山銅為錢煮海水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

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

在梁場之間也父音甫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東潤州縣也頭足異處

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天下之人共皆戮之夫以吳衆不能成功

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以此致死也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

成臯者四十餘人將言不能塞成卑口而令漢今我令緩先要成

臯之口緩者名也不言其性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安加樓字非也周被下穎川兵塞轅轅伊

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大守獨有雒陽耳如此計則漢河

郡隄有雒陽在耳余皆不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何東上黨與河內

趙國界者通谷數行言此尚險阻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人言絕成臯之道天

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

有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逮兵擊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  
曰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有間猶言中間已有諸侯頗

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鄉讀曰嚮無應即還略行山

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雅江夏縣名結九江之浦絕豫

章之口疆奴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

疆江淮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

驕如皆以為什八九成吳賢驕如王公獨以為無福何彼曰大

王之群臣幸素能使眾者皆前擊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

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音呼

火炙切嚮西於至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

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

為吳王之德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

迹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瀕涯也海瀕謂緣海

賓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餽古饋字也女子紡績不足於

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

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屈盡也音其勿切欲為亂

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

五種百工而行之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得平厚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

姓悲痛愁思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尉陀踰五嶺攻百越尉陀

知中國勞思極止王南越南海尉任嚮謂趙陀日間陳勝等作

尉事嚮死後陀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陀先王行者不還往者

陳勝乃反此蓋五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

不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

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况不安第言不能相

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擊

也欲為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帝曰待之聖人

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中間不經一歲也呼音火故切劉項並和天下

嚮應所謂蹈瑕乘釁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苦枯旱之望

雨故起於行陳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

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汜

愛蒸庶汜音也蒸亦衆也汜音敷劔切布德施惠口雖未言声疾雷震今雖未

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言如影之隨形

響之應声嚮讀曰響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

之被以為過矣過誤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

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

交秀之歌箕子朝將周過殷故都見交乃禾黍心悲乃作歌曰交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契我好

兮狡童謂紂也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

不魯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義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

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群臣先在群臣身死先群死

于東宮也王時所居所也被因流涕而起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

以徼幸邪徼要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

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徒

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謂詐為此文徒郡國豪

傑及耐罪已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

方之郡以赦令除謂益發甲卒急其會日促其又為左右都司

赦免罪者

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建

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辨士隨而說之黨

可以徵幸黨謂曰儻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

田叔為魯相臣欽若等曰張敖子魯王偃也初至官民以王取其渠財物自

言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

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賞之中府王之財物藏也相曰王自

使人賞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不爾是則王為惡魯王好獵相

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於外自暴終不休露而坐

曰吾王暴露何為舍王以故王不出遊

韓義為燕刺王且國即中且之謀逆也義諫而死國人憫之

王吉昭帝時為昌邑王中尉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

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

兮匪車揚兮顧瞻周道中心惔兮檜風匪風之篇發飄風貌揚

見此飄風及疾馳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揚音兵列反說日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

古之車也揚揚者蓋傷之也今之發發然者是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揚揚然者非古有道之草

也故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

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數音所角反昔召公述職曰

讀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舍止息也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

思其仁育虐不伐其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

遊憑式樽御樽挂音子奔反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咤亦叱字也音竹駕反呼苦

於蠶轡蠶音止累反身勞虐車與朝則冒霧晝則被塵埃夏則為犬

暑之所暴炙各為風寒之所侵薄侵與偃同則偃靡也言遇疾風薄追也數以爽

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更音而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宗尊

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隆高夫廣廈之下細旃上廣廈大屋也旃與璫

同明師居前勸誦在後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

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訢古其樂豈御擬

之問哉御也擬音其月反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形體也信讀

進退步趨以實下今人不幸則却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

以適神臧五臧也練練其於以養生長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

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喬仙松人伯喬及赤松子也美聲廣

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輳而社稷安矣輳輳與臻同臻至也皇帝仁聖至

今慕未怠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

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

屬則子也位則臣也一身而仁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鐵介有

不具者於以上聞非嚮國之福也臣吉愚慙願大王察之王賀

雖不遵道然猶知敬札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隋中尉

甚中數輔吾過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吾石脯五束

其後復放從從音子吉輒諫諍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

莫不敬重焉及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政迎昌邑王吉

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

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發謂與且何獨喪事凡南面

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

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

有過先帝棄群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屬之欲大將軍抱持紉

軍機祿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  
無嗣大將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援引也其仁厚  
豈有量哉言其深多也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聽之大王垂  
拱南面而已願留意以為念

龔遂字少卿山陽人為昌邑郎中令事王賀動作多不正遂為

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於王外責相傳引經義陳福禍至

於涕泣蹇蹇亡已蹇蹇不可順之意也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

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媿古愧字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及國人皆憚之

嘗又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常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

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

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間讀曰閑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

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謗臣侯得王所為擬於

桀紂也擬比也得以為堯舜也說其諂諛常於寢處唯得所言以

至於是唯用得之邪言今大王親近郡小漸積邪惡所習存亡

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述有仁義者與王居起坐則

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八

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及王被徵乘七乘傳詣長安郎

夜漏未盡一刻以大發書其日中賀發脯時至定陶行百三十

五里待從者馬相望於道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

濟陽長鳴鷄鳴聲長者也道實積竹杖合竹作杖也過引農使大奴善以

木車載女子至湖使者以讓相樂安樂安樂告遂入問賀賀曰

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數吏以善付吏也

以滷灑大王即梓善屬衛士長行法駕到塢上大鴻臚交迎騶  
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廣明東都門遂曰  
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東安東廓門也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  
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  
帳在是闕外馳北未至帳有南壯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  
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即  
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廢歸國初賀在國時數有恠常見白犬高  
三尺無頭其勁以下似人而冠方出冠後見左右皆莫見又大  
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遂為言其故王仰天嘆曰不祥  
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悅夫  
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二百五篇人

事決王道備

決徹也

王所之行中詩一篇何等也

言王之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

當於何詩之文也

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

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以祇祥數

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

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

版也

大覆發

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階下之詩不云乎

猶言陛下所營

營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

青蠅惡矣

惡即矢也越王勾踐為吳王嘗

耳進先帝大臣子孫

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

如若也不忍謂不能疏遠也

信用讒諛必

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逐之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

廢

王式為昌邑王師昌邑王嗣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誅  
惟中尉王吉即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擊獄當死治事使  
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  
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  
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詩三百五篇諫是以亡  
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張敞為膠東相王大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  
聲葉陽后不聽鄭衛之樂樂陽秦昭王后楚嚴好曰獵樊姬不

為食鳥獸之肉樊姬楚莊王姬也口非惡甘旨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

心意絕嗜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禮君出門則乘輜駟下堂

則從傳母輜駟衣車也輜音留又從疑切駟步千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

謂衣裳結束綢繆也組細之屬所以自結固也綢直留反繆亡科反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

恣之義也從讀曰縱今大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

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上聞聞於天子也唯觀覽於往

古全行乎未今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敞幸甚書奏

大后止不復出

後漢桓郁為侍中入授皇太子經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乃上  
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  
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慚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  
上當聖心下當卓絕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

何敞為濟南王傳王康奢侈恣欲游觀無節敞上疏諫康曰蓋  
聞諸侯之義制義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

肉之親亨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  
輿馬臺隸應為科品而今奴婢廐馬皆有千乘增無用之口以  
自蚕食宮婢閉隔矣其天性感亂和氣又起多內第觸犯防禁  
費以巨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皆非所以  
奉札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  
公千駟民無稱焉今數游第晨夜無節又然所以遠防未然臨  
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  
數斥私用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敵乃敢安心自保惟  
大王深慮愚言康數敬重敬雖無嫌然終不能改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七百一十二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七百一十三

宮臣部六

規諷第二

魏崔琰為大祖別駕從事大祖北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  
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  
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  
夏后詩稱不遠子印不樂禮以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  
深察也袁族富強公子臣欽若等曰袁族  
言袁紹之家也寬於盤游滋侈義聲  
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  
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殄瘁惠康未洽士女  
企踵所思者德况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憊世子宜遵大路慎以

持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寶而猥襲虞  
族之賤服忽馳騫而陵險志雉免之小娛亡社稷之為重斯誠  
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  
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亦雅教欲使燔翳捐褶翳已懷矣  
褶亦去焉後有此蒙復誨諸

劉禎為平原侯植庶子時邢顒為植家丞顒防閑以禮所無屈  
桄由是不合植書諫曰家臣邢顒比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  
泊言少理多真佳士也植誠不足固貫斯人並列左右而禎禮  
遇特殊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  
採庶子之春華志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  
蜀譙周字允南後主為太子以周為家令後主時頗出遊現增  
廣聲樂周上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併神器  
世祖初入河北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唯其  
德之厚薄也

霍弋為太子中庶子太子璿好馳射出無度弋援引古事盡  
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吳程秉為太子傅黃武四年迎太子登妃於吳既還登從容進  
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  
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閔睢以為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  
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  
規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

晉齊王攸為太子大傅獻規於太子

臣欽若等曰太子即惠帝也

曰伊昔上

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恢業道以安人民承祀祚  
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引道固以貳已儲德既立邦有所恃  
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  
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國德以義濟親則自然  
羸廢公族其摧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  
伊戾興難張禹佞命卒危疆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  
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  
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  
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  
恤大本不可以敦不見亡戒危覩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闈  
陸雲為吳王晏即中令晏于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臣切

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  
榭無所新崇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  
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追述先帝節儉之  
教懇切之旨刑於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  
咸用忻然臣以先帝遺教曰以陵替今與家協崇大化追闡前  
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  
節之然後上厭帝心時允下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  
孝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逆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  
乞垂三省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陳曰伏見令  
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吳定給使徐恭等覆校諸官市買錢  
帛簿臣愚以聖德隆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功隸業中尉該

大農誕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踈闇之  
咎雖可日聞至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族小人定泰士  
卒廝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  
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之義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  
等能盡節義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  
士之無失况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  
所以懷慨也臣構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  
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庶事一付治事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  
江統為愍懷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近遊宴  
或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為臣  
進思進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  
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  
愚誠謹陳五事如右再省惟蒙一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  
以孝為首虞舜之德以孝為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為職左  
右就養無方文王文為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二代  
之美為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  
不能深知其故以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若可堪扶輿則宜自  
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人君雖  
有聰明之資獻詰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  
人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為太子也則周召為保傅史佚  
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三曰古  
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 惡服渫

文身衣弋綈足履革寫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為明主沒見宗  
祀及諸侯脩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声列雅頌蚡冒以篳路藍  
縷用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英相齊鹿裘  
不補亦能安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  
楊其仁声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  
士之所履行也故能縣名日月永世不朽盖儉之福也及至未  
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  
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為之者至於丹楹刻漏餼徵百宰大夫  
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鼓捭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  
名彰聞以為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功課  
誡日精臣等以為今四海之廣万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為侈  
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昔漢光武  
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  
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帝之主不尚  
尤物故能正天下之移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為畫室之功可且  
減省后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幽游道德則日之新美光于四  
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  
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不有贍者也是以仕農工商四業不雜  
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  
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彙彙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為  
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為圃仲尼不荅魯大夫臧文仲使  
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曾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

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族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又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為耻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鷄麵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士令不得繕脩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為此既違典彛舊義且以拘繫小忌而瘳引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為宜朝廷善之

杜錫預之子也為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激切裴權為愍懷太子詹太子性剛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后庭遊戲權諫曰賈謐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人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 曹攄為齊王冏記室督國輔政嘗從容問攄曰天下為賊臣所逼莫有能奮吾率四海義兵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振救時難或有

勸吾還國於卿意何如攄曰蕩乎國賊興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竊預下問敢不盡情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精選百官存分屏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楫歸藩則自下同慶攄等幸其罔不納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杭直為齊王冏大司馬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問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為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為誅為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屬不足以為謚伏惟明公虚心下士開懷納善凝誠以看而通耳之言未入于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如自元康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為輒有不善也今公剋平禍亂安國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

關右成都盤桓于舊魏新野大封于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  
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分明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  
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把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  
則羸黎生庭異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代紂  
建諸侯為二百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  
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闕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于  
所奉故也今誠能專用周法以成都為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為  
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咎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于外盡忠于內  
歲終率所領而貢于朝簡良才命賢雋以為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  
万国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  
公思高祖納委敬之德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  
合聖思宛許可都也書入無報豹重牋曰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  
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勅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室  
安危之秘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  
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不暇食雖休勿休  
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為兄成王為君代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  
思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  
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寤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  
恐公旦之禍未知所恨也至于執政猶召公陝為伯今明公自  
視公德孰如周公元康已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息密  
禍潛起輒在呼噏起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所親見也君  
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悔無所及也今君從豹此策皆

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為伯成都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  
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  
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時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  
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罔令曰得前後待思量也會長沙王  
又至于罔案上見豹賤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打殺  
罔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又言又奏豹曰主簿王豹敢造異端  
妖惑衆心訕上謗下說內間外昔孔丘輔魯而誅少正子產相  
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君趙高詭恠之類也豹為臣不忠  
不順不義輒勅都街以明邪正豹死衆庶寃之儆而罔敗

祖納為趙王倫太子中庶子東萊王劼齊獻王攸之子也歷步  
兵屯騎校尉劼性強暴使酒數陵侮弟罔罔以兄故容之罔起  
義兵趙王倫收劼及弟北海王寔擊庭尉當誅納上疏諫曰罪  
不相及惡止其身是故鯀極死禹嗣吳劼寔獻王之子明德之  
裔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孫秀死劼等悉得免

邵續為成都王穎叅軍穎將討長沙王又續諫曰續聞兄弟如  
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穎不納

溫嶠為太子中庶

太子即明帝也

數陳規勸又獻時臣箴甚有引益時

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嶠上疏以為朝廷草創巨寇未滅  
宜應險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續  
太子將自出戰嶠執控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怨善勝者不武如  
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乃止

庾亮為中書郎令著作侍講時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

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

宋劉混之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有室琴左右犯其微誕罰焉混之諫誕此余室也混之曰前哲以善人為室不以珠玉為室故王孫圍稱觀射父為楚國之室未聞以琴瑟為室誕恚然不悅南齊袁廓之為太子洗馬于是河澗亦稱才子為文惠太子作揚畔歌辭甚惻厲太子甚悅廓之諫曰夫揚畔者既非典雅而聲善哀思殿下當隆意簫韶柰何聽亡國之響太子改容謝之梁江淹初仕宋為巴陵王景素左常侍景素為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挾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諫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又為鎮軍參軍事領東南海郡丞景素與心腹日夜謀議淹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

范雲初仕齊為竟陵王子良主簿恩禮甚隆未幾獻損益未嘗阿意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因就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聞儻言後魏程駿為任城王雲即中令進歲於王王納而嘉之

宋欽初仕沮渠蒙遜為世子洗馬欽上東宮侍臣箴

高允字伯恭以經授景穆太子甚見禮待太子秀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今營立私田畜養雞犬與民爭利讓議流布不可追掩天下者殿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而與敗婦競此尺寸昔號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士田卒喪其國夫為人君者必審于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曰無逆小人武王受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受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

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雋又不少頃  
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察愚言片出佞邪親  
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声日至謗議可除太子  
不納

陽固為汝南王悅郎中令悅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疏  
切諫并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之後為  
河清王懌從事中郎悅性不倫倣難測無故過杖京兆王愉  
子宝目固難離固猶小疏曰伏聞殿下乃以小怒過行威罰誠  
嚴敬訓有余而慈惠不足當今主上幼冲宰輔用事履冰踐霜  
兢兢業業猶恐不濟况恣意匪情任情行事欲保全福祿其可  
昔龔遂去國猶獻直言孟常離朝不忘本國况臣忝苟朝私猥  
充謬舉伏隸國僚聞道有歲敢不尽言悅覽之大怒

鹿愈初為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常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  
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絃響藹中華又曰  
援琴赴河渭幽蘭與白云絃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  
令聞愈歆其善終故以諷焉

新刊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一十四

宮臣部七

規諷第三

後周劉休徵為齊王憲友休徵獻王箴一首獻美之休徵後又以此箴  
上高祖高祖甚悅其文

蕭元肅建德三年為太子少傅元肅以任當師傳調護是職乃  
作太傅箴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書事莫不立  
太子為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  
器束髮就學宵音雅便隸朝讀百篇乙夜乃寢愛日惜力寸陰無  
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詢謀記慮問對  
凝承安樂必兢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

絕乎馳道魏儲廻还乎鄴城前史収載後世揚名三善既備萬國以貞姬周長文實賴元良羸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至歷而昌數世一萬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光付皇極永固洪基觀德觀諭敢告職司太子見而悅之致書旁問隋柳肅高祖開皇中為太子僕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大翼於官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儲貳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挫脣舌適足以相誑誤願殿下勿納之庶人不擇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今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

唐長孫敞隋開皇末為晉王庫直嘗從獵於驪山見羣鹿駭軼正策馬凌危逐之敞馳下馬諫曰大王不慮垂堂淫於原獸小人之情未見其可王乃忻然而止

李綱為太子詹事上書諫太子建成曰綱耄矣日顧時流墳樹已拱幸未就土託傳聖躬無以酬恩請效愚直伏願殿下詳之竊見飲酒過多誠非養生之術且凡為子者務於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疑聽受邪言妄生猜忌建成覽書不擇而所為如故綱以數言忤太子旨道既不行鬱鬱不得志

李百藥為右庶子時太子嬉戲無度乃作贊道賦以諷諫之于志寧為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志寧以太子承乾數虧禮度志在規救撰見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悅承乾嘗於盛農之時營造曲室累月不止所為多不法志寧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寔引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凌雲際日戎人於是

致機峻宇雕墻夏書以之作誡昔趙盾佐晉呂望師周或  
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歛莫不盡忠以報國竭誠以奉君欲  
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以為美談今所居東  
宮隋日營建觀之者尚譏其侈見之者猶嘆其華何容以中更  
有脩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斥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  
官奴入內比者曾無伏監以等或况犯國章弟罹王法往來  
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提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  
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千牛又復不見爪牙在外廝役在內  
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惧又鄭衛之樂古謂淫声昔朝歌  
之鄉迴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  
為失頃聞宮內屢有鼓声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慄  
言之者心戰往年口勅伏請重尋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殿下  
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惧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年  
犬馬尚解識思木石猶能知感所在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  
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悞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  
孫方之疾疹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伏願停工匠之作罷  
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羣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  
矣承乾不納承乾又今闕官多在左右志寧上書諫曰堯稱稽  
古功善於搜揚舜目聰明績彰於去惡然開元立極布政辨方  
莫不旌賁英賢驅除不肖理亂之本咸在於茲况闕官之徒  
体非全氣便煩階達左右宮闕託親近以立威權假出納  
以為禍福昔易牙被任变起齊邦張讓執鈞亂生漢室伊

疾為詐宋國受其殃趙高作姦秦氏鍾其弊加以弘石用事  
京賈則連首受誅王曹掌權何竇則踵武被戮遂使搢紳重  
足宰司屏氣然順其情者則榮逮逆其旨者則災及襁褓爰  
暨高齊都鄴亦弊闔官鄧長何顛位至侍中陳德信爵  
隆開府外干朝政內預宴私宗枝藉其吹噓重臣仰其  
臯息罪積山岳靡挂於刑書功無洎露已勒於鍾鼎富  
喻金穴財甚銅山是以家起怨嗟人懷憤歎骨鯁之士  
語不見聽蹇諤之臣言必被斥齊都奠覆職此之由向  
使任諒直之臣退佞給之士據趙魏之地擁漳滏之兵  
脩德行任養政施化何區區周室而敢窺覷者烏然杜  
漸防萌古人所以遠禍以大喻小先哲於焉取則伏惟殿  
下道茂重離德光守器憲章古始祖述前修欲使休譽遠聞英  
聲遐暢臣竊見寺人一色未識上心或輕忽高班或凌轢貴仕  
便是品命失序綱紀不立取笑通方之人見機有識之士然典  
職掌唯在門外通傳給使主司但緣階闥供奉今乃往來閣內  
出入宮中行路之人咸以為恠伏望狎近君子屏黜小人上副  
聖心下允衆望承乾覽書甚不悅承乾嘗驅使司馭等不許分  
番又私引突厥達哥支入宮內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  
日月以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以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規  
毛畢漢盈居震取資黃綺姬旦抗法於伯禽賈生陳事於文帝  
莫不殷勤於端士懇切於正人昔鄧禹名臣方居審諭之任疏  
受宿望始陳輔導之官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

膺上嗣位處副君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僕  
寺同馭爰及駕士獸翳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後不放分  
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涼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則廢其耕  
懇夏又妨其播直事垂存育恐致怨嗟且突厥達哥支等人面  
獸心豈得以禮教其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  
辨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暱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閭人皆  
驚駭豈臣愚識獨用不安臣下為殿下之股肱殿下為臣下之  
君父君父以存撫為務股肱以規救為心是以苦口之藥以奉  
身逆耳之言以安位古人樹誹謗之木以求已讐懸敢諫之鼓  
以思身禍由是從諫之主弔祚克昌悞諫之君洪業隳墜承乾  
大怒

孔穎達為太子右庶子庶人承乾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因文見  
意更廣規諷之道學者稱之後承乾不脩法度穎達每犯顏進  
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曰太子成長何以屢致面折對曰蒙  
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愈切承乾不能納

王引直為漢王元昌友元昌畋獵無度乃上曰以諫其略曰夫  
宗子維城惟之說者所以固邦家之業也大王功無任城戰尅  
之效行無河間樂善之心爵高五等邑富千室當思答極施之  
洪慈保無疆之永祚其為計者在乎脩德冠履詩禮畋獵史傳  
覽古人成敗之由鑒既往存亡之異軌覆前戒後居安慮危柰  
何列騎齊驅交橫壘畝野有遊客卷無居人貽衆庶之憂逞一  
時之樂從禽不息寔用寒心元昌覽書而遽止漸見疎斥

王珪為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問珪以忠孝珪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收名當年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珪荅曰漢東平王蒼云為善最樂李義府自高宗在春宮時為太子舍人嘗獻承華箴以申諷諭詞甚典美

邢文偉咸亨中為典承時皇太子乂在內罕與官臣相接文偉輒減膳上疏諫曰竊見禮載記曰天下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使之義不得不可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皇帝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庶子以下至司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佐殿下以成盛德近者己未未甚延納談議不狎謁見尚稀朝參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以發揮聖智使濬哲文明者乎令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徑微申減膳皇太子荅曰願以庸虛早尚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徃在幼年未閑將衛竭誠耽誦因即損心比日已來風塵更積中奉聖旨不許重勞加以趨侍含元溫清朝夕承親無自專之道遵禮以色養為先所以屢闕坐翰時幸學緒公潛申雅勗式薦忠規敬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情思審諭義均弼諧豈能進此藥言形於簡墨撫躬三省感愧兼深文偉自此益知名

備承慶為太子司議即儀鳳四年皇太子賢監國事太子頗近声色戶怒等與之款洽承慶上書諫曰臣聞太子者君之二國

之本也所以重宗廟之重繫億兆之心萬國以貞四海屬望殿  
下以仁孝之德明睿之姿岳峙泉淳金真玉俗天皇升殿下以  
儲副寄殿下以監撫欲使照無不及恩無不覃百僚仰重耀之  
輝萬姓聞游雷之響夫君以仁為本人以食為命君非仁無以  
保其位人非食無以全其生故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自頃年已來頗有水旱菽粟不能豐稔黎庶煎  
窮今夏亢陽米價騰踴貧窶之室無以自資朝夕弗遑唯憂饑  
餓下人之瘼寔可哀矜稼穡艱難所宜詳悉天皇所以垂衣比  
極殿下所以守器東朝為天下之所尊得天下之所利者豈惟  
上玄之幽贊以百姓之功也百姓危則社稷不得獨安居百姓  
亂則帝王不能獨理古之明君飽而知人饑煖而知人寒每以  
天下為憂不以四海為樂今關隴之外凶寇憑陵西土昆凋喪  
將盡干戈日用烽火荐驚千里有勞於饋糧三農不遑於稼穡  
殿下為臣為子乃國乃家為臣在於竭忠為子期於盡孝在家  
不可以自逆在國不可以自康一物有虧聖上每留神念三邊  
或梗殿下豈不兢兢况當養德之秋非是任情之日伏承北門  
之內造作不常翫好所營或有煩費倡優雜伎不息於前鼓吹  
繁聲常聞於外既喧既覽見黷宮闈兼之僕隸小人緣此得親  
左右亦既承奉顏色能不恃託恩光作福作威莫不由此不加  
防慎必有愆儻使微累德音於後悔之何及書云不作無益害  
有益之事故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是  
知高危不可不慎滿溢不可不持也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

若勵无咎敬慎之謂也在於凡庶能守而行之猶可以高振聲  
華坐致榮祿况殿下有少陽之位有天挺之姿片善而天下必  
聞小能而天下咸服豈可不為盡善盡美之道以取可久可大  
之名哉伏願覽博經書以廣其德屏退声色以抑其情靜默無  
為恬虛寡欲非禮勿動非法不言居處服玩必循節儉畋獵遊  
娛不為縱逞正人端士必引而親之便僻側媚必斥而遠之使  
惠風溢於遠近仁声翔於内外則可以克享終吉長保利貞為  
上嗣之称首奉聖旨之鴻業者矣承慶又上論善箴以諷太子  
勞而遣之

薛元超永隆中拜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時皇太子在京師頗  
以畋獵為事元超上啓諫曰臣聞位隆戴冕居之者匪易業岐  
承桃守之者為重伏惟殿下幼彰岐嶷夙擅溫文大孝因心不  
由於外將深仁植性稟之於自然故能聿膺景福式光正緒皇  
基永固震播克昌加以識度幾晤天姿獨秀生知之量振古莫  
儔比者監務殷親覽政事所關視聽決斷如流凡在朝行僉論  
極美况臣委質階陛齒跡宮闈恭聞喜躍寔百常品區區所望  
唯願盛德日新厲茲三善無忘四術伏見去年之內數召學士  
等討論經籍疊疊不倦自令聞播於遐邇在外聞者誰不欣然  
今夏已來接對講退藝之道有謝曩時臣之事君在於無隱敢  
緣茲義輒獻愚忠但臣智識庸淺未足以發明雅訓求之史傳  
揚權而言曰昔漢苑招賢高軒同敞曹園愛客飛蓋連陰此乃  
副君之待士也亦有推心鄭衆每佇於諮詢降礼桓榮用承於

誨命此則副君之尊師也

晉明帝之在宮中庶子溫嶠中書舍人阮放諫馬射曰臣聞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况萬乘之貳若有駭駟之難豈不可熟念哉殿下縱一日之娛忘萬代之基凡人猶知其不可况在聖明太子荅云省所陳明卿等忠至咸從卿等動靜數示此則副君之納規諫不以為嫌者也非獨一時之美事固一千載之芳猷且思患預防著於易象樂不可極陳之禮經列聖垂謨可為龜鏡殿下昔在藩籬却時以打球為戲當此之日已經墜馬近取諸身足為深鑒又殿下仁孝之德聞於四海自車駕發京天慈許入苑內臣竊惟殿下之意既承恩旨始復出遊為以上副聖懷非徇槃遊之樂顧以園苑之地草木極深絕磴危橋徃徃而有控織離之馬擁大阿之劔截輕禽逐狡兔街有街檠之變雖侮不追至如戶怨等色非是一種或反逆之士或破亡之餘夷狄遺醜兼在其數密計克謀理難懸測忽有潛身翳薈侍衛不虞白龍魚服事出慮表臣每一思至此魂蕪飛越夫為人子者不登高臨深恐近於危辱也故樂正子春下堂傷足猶有憂色弟子問之子春曰君子跬步不敢忘孝今孝道之失是以有憂色也子春匹夫尚知愛其身儲后之尊何可以不慎焉倘馬逢佚遂微致毀傷豈不上貽二聖之憂下垂兆人之望伏請打球馳射深照危機天皇所賜誠書殷勤切至網羅古今罕得名言竊循旨要在披懷虛己書云山林隱草澤高人搃萃春坊異朝夕譚對採其裨贊廣納忠規機務之餘遊心墳籍堂襟靈於藝

園散耳目於書林披帙橫經克勤無怠此之至誠亦何不思殿下敦崇儒術闡揚文藝爰徵學士獎收人物應斯舉者若登龍津莫不延頸企踵思承賜顧皆願隳肝膽露款誠布衣之交一言相託尚有懷知己之遇邇國士之恩殿下數存接引與其切嗟道義竭忠盡善必日有異聞則王俗彌光金聲自遠頃日時景炎鬱不敢望有引召金商戒序物候漸涼伏乞聽政余閑留情墳典所讀班史請畢前功前者別勅賜物本緣殿下書進時情臨池染翰使筆力轉道仍請每月一兩度揔喚學士日為設食文學張君相素明莊老命之談說能暢玄風殿下假以溫顏人各申其藝業鈎深理窟者思逞懷蛟撫實詞條者文成吐鳳此亦一時之奇觀可以深慮怡神預宮僚人知自效便辟取容有疎之正直不撓者親之棄不急之務而省遊娛絕無益之慾而敦節儉以儒墨為城池翱翔其際以禮義為干櫓棲息其間亦則遵天后誠書不敢失墜二則挹古人遺範有所發揮豈不美歟豈不盛歟帝聞元超有諫書遣使慰勉仍召赴東都唐休璟則天時為夏官尚書同鸞臺鳳閣三品孝和居春宮轉太子右庶子依舊知政事以契丹入寇復拜夏官尚書檢校幽州都督及將行進啓皇太子曰張易之兄弟幸蒙寵遇數侍宴禁中縱情失禮非人臣之道惟加防察姚珽為太子左庶子中宗太子重俊稟性剛果少未有師傳舉事或不法珽前後上四疏以諫其一曰臣聞賈誼曰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居不能無不正太子既冠成人勉於保傅之言則有記過之史徹膳進膳之旌誅謗之木敢諫之鼓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故言與知長化與心成夫一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臣又聞之木從繩則正若從諫則聖善言古者可以驗於今伏惟殿下睿德洪深天姿聰敏近代成敗遠古幾危莫不見覽在心動合典禮臣以庸朽濫居輔弼虛備耳目叨預股肱輒薦塵露庶俾山海伏以內置作坊工匠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不識輕重因為詐偽有點微猷臣望并付所司以停宮內造作如或要須便近有望宮外安置庶得工匠往來不於宮

禁出入其二曰臣聞漢文帝身衣弋絺足履革舄齊高帝攔檻用銅者皆易以鐵涇侯帶具玉劔環珮以過魏太子不視涇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涇侯委佩劔而去太子使追還之謂曰珍玉珠玩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遺我賊涇侯杜門不出臣覩聖賢典籍務以簡素為貴皇王政化皆以菲薄為德伏惟殿下留心恭儉靡尚浮奢臣愚猶望損之又損居簡而行簡減省造作節量用度其三曰臣聞銀榜銅棲宮闈嚴秘門閣往來皆有簿曆殿下時有所須唯遣門司宣令或恐詐假之輩因此妄為增減脫有文狀舛錯事理便即差違近日呂昇之便乃代署宣勅伏賴殿下睿敏當即覺其姦為自余臣以庸淺豈能深辨真虛望請墨令及覆事不行並用印印畫

署之後冀得免有詐假乃是長久規模臣又聞之忠臣事君有  
犯而無隱明主馭下納諫以進德故書云有言逆於志必求諸  
道有言順於心必求諸非道伏惟殿下仁明昭著聖教日躋通  
幽同徽窮神素隱事之善惡毫厘匪差理有危疑錙銖無爽臣  
以庸諛叨侍春闈職居猷替豈敢緘默伏乞降明离之德俯鑒  
微誠紆游靈之威賜令翹懇倘得搖山益峻少海增深碎首糜  
軀其如其齊輕塵視聽伏視行書其四曰臣聞聖人不專其德  
賢智必有所師故曰與善人言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與不  
善人言如火銷膏不覺而盡伏惟殿下神逾藏往理冠生知留  
思篇章研精典籍然山岳不棄塵懷是以能高大江河不絕細  
流所以成深廣伏願崇儒敬業訪道稽疑是則品物增輝懷生  
欣抃今司經見無學士供奉未有侍讀伏望時因侍膳奏請置  
人所冀講席談筵務盡忠規之道披文摘句方資審諭之勤臣  
又聞臣之事主必盡乃誠君之進賢務求忠讜伏惟殿下養德  
儲闡理以端靜為務恭膺守噐必以學業為先經所以立德脩  
身史所以諳藏成敗雅誥既習忠孝乃成傳記方通安危斯辨  
知父子君臣之道識古今鑒誡之規經史為先斯乃急務至於  
工巧造作寮吏直司實為末事無足勞慮  
甯原悌為太子洗馬時玄宗在東宮原悌上啓曰臣聞事有可  
言者直臣所以抗議忠而見棄者志士所以太息至於竭誠事  
君信而獲罪懷祿輔國諂而取容二者難名取舍或異臣竊為  
朝廷憂之伏惟殿下孝敬純深仁明善斷有大功於天下繼元

良於社稷萬姓所以拭目百寮所以傾耳皆於王化之興隆風俗之革易也頃年己未天綱少紊小人趨競內難屢起方當振綱張弦之秋委才任士之日若推心得人則萬目直舉託寄非所則百度斯廢故王者先擇良臣復任使明同日月無私並天地功高化洽地平天成又以為官擇人者理為人擇官者乱理乱之由官人之職也自二月己未勅令授官吏部注擬填塞府寺滿盈臺省其優勞當作別勅放選或虛名邀功或作才僥倖曰以增益布列州縣殫竭府庫侵削黎元臣誠以為漸不可長也昔晉政多門官以賄進刘毅憂其危傳咸恐其乱武帝終不悞卒有敗官之尤十數年間億兆塗炭是知古者省吏以崇化不聞多官以致理臣以為懲其弊者歸乎任人者也故忠臣難進而易退無儻而孤立守死善道執心不移乃姦人之所嫉為國家之所利者近姚元之宋璟塔欽替之職虔銓衡之地用節植位頗立繩紀不為權門黷化所拘而以平心汲引為務於時草澤之賢翹首待用天下凜然復有昇平之望也臣觀二相為人勵己忠肅直身鯁亮雖有微疵又受黜責且守正之士志節之人棄瑕錄用今其時也昔所向下獄祁奚頌之猶將宥十代以勸能者况其身不免乎往者易之三思頃動朝政賴東之元忠戮力王室社稷殆危忠臣處朝而獲安神器將移賢者竭誠而必復非忠臣良士力哉璟等行事無忝今古夫安必思危理則憂乱明王之誠也忠臣處朝姦邪屏退興邦之道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殿下誠能舍其無咎收彼弃囚上主

之余聞議朝政之蔽否使並悔過令復舊職則舉善之美垂於  
無窮濫官之弊澄清有日矣

賈曾為太子舍人睿宗景云三年八月太子屢遣訪召女樂宮  
臣就率更寺闕樂多奏女妓曾進啓諫曰臣聞作崇德以感神  
人詔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褻黷無預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致  
於霸齊人惧之遺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遂行或有由余兵強  
國富秦人反間遺之女妓戎王耽樂由余乃奔斯大聖名賢疾  
之已久良以夫人為樂女務冶容哇咬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  
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寔由茲起伏惟殿下神武命世文思登  
庸宇內顒顒瞻仰德化而竭賢之美未彼於昨嗟好妓之聲已  
惑於人聽豈以追啓誦之微列襲堯舜之蕙風者哉至若監無

余閑宴私多像後庭之樂古或有之非以風人為敝猶隱至於  
所司教習章示衆寮嫚妓淫聲實虧睿化願下教令發德音屏  
倡優敦雅頌率更女並令禁斷諸招召一切皆停則朝野內外  
皆知殿下放遠邪佞輝光日新凡在含靈孰不欣戴皇太子手  
荅曰比嘗聞公正直信示不虛寡人近日頗尋典籍至於政化  
備有留心女樂之徒亦擬禁斷公之所言雅符本志

婦登為工部侍郎東宮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

丁公著為本部員外郎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著皇太子及

諸王訓十卷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一十四  
言辭本志  
...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十五

宮臣部八

忠於所事

晁狎

罪譴

忠於所事

士有修身立志策名委質夙夜匪懈思不出位風雨如晦不改其節所謂善於其職而無愧於人矣若乃肇建儲闈列樹藩戚尊崇保傅慎東察案所以贊翊元良保入宗室式固本支以隆邦翰則有博識端士老成碩德周旋輔道朝夕規誨奉之以義不納於邪者盖比比有焉其或處艱難之際奮不顧身明趣嚮之方繼之以死信可以敦激薄俗昭示後世者也

漢周昌為趙王相高祖晏駕太后使使召趙王昌令王稱疾不

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屬委也音王年少竊聞太后

怨戚夫人欲召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不疾不能奉詔

太后怒乃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怨戚

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

見鴟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

賈誼為梁王傳梁王勝墜馬死

文三王傳言揖此言勝為有兩名

誼自傷為傳

無狀無善狀常哭泣後歲余亦死

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

出入游戲僭於天子

僭擬也

景帝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

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

大長

公主景帝姊也

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

省視也

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自閔以東皆合從而西嚮

從音子容切

唯梁最親為限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

京師為猶言中國也

而諸侯擾亂

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部吳楚吳楚以故兵不

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

苛細也梁

王父兄皆帝所見者大故出稱趨入言警

趨上行人也警今戒肅也

天子出入皆備此儀而今去出車旗皆帝所賜即以嫖鄙小縣

臣稱警人言趨者互率之耳

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

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

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言之

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迺為太后遺憂悉

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主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直千金

音更

工衡切

由此顯結於後

竇嬰景帝時為栗太子傳十年太子廢嬰爭不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數月諸竇賓客辯士說莫能來

史丹為駙馬都尉元帝令丹護太子家時傳昭儀子定陶共王

有材藝

共讀曰恭

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

寵建昭之後元帝被疾不觀政事留好音樂

留意于音樂

或置鞀鼓

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

墮音類下也撻音持音丁歷二切投也

聲

中嚴鼓之節

莊嚴鼓節

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

能之帝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

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高微高於康

衡可相國也

器人取器能也陳惠李微皆黃門也鼓吹也

於是帝嘿然而笑

笑古笑字

其

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吊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

大

同處長養以至於壯大

帝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

前不衰帝大恨曰安有人不慈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帝

以責謂丹

謂者告語也

丹免冠謝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

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

屬之罪欲切

乃在臣當死帝以為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

帝寢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帝

疾稍侵意忽忽不平

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

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

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舊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

子皆憂不知所出

不知計所出

丹以親密得侍親疾候問獨寢時丹

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

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涕泣言曰皇太

子以適長立積十余年通讀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

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

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

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初至帝意大感喟然大

息曰吾因困厲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恋恋亦何不念乎然無

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

所受此語也安馬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却退也誰帝

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還續善輔道太子母違我

意道讀丹噓唏而起噓音虛唏太子由是遂為嗣矣

後漢郅惲為上東城門侯光武令惲授皇太子經郭后既廢而

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說太子曰父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

昔高宗明君吉輔賢臣及有織介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母以子

貴太子宜因左右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

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

張湛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不朝拜大中大夫居東中

門候舍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

朱暉為東平王蒼掾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

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

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給之曰我

數聞璧而未嘗見誠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吏奉之主

簿大驚遽以目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璧朝蒼既罷

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光武聞而壯之

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光武聞而壯之

杜撫字叔和為驃騎將軍將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効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尉大尉府

种嵩為侍御史順帝擢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大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為嵩乃手劔留車曰太子國之儲貳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嘆息愧高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吳謝景字叔發與刁立羊銜等皆為太子登賓客及登薨景時為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效大帝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識登遣還鄉

陸裔字敬宗凱弟也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揚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構陸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

晉劉卞為愍懷太子左衛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司空張華而不見用益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乃遷卞為輕車將軍雍州刺史卞知言泄為賈后所誅乃飲藥卒

江統為愍懷太子洗馬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與洗馬潘滔舍人杜蕤王敦魯瑤等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荀闓為齊王冏掾屬長沙王入既誅冏暴尸於西明亭三日而

莫敢收歛闔表乞殯葬許之入棺棺問暴尸於西即卒之日  
盧志為誠都王穎左長史穎之敗也官屬奔散唯志獨從不息  
及穎薨親自殯送時人嘉之  
王矩為長沙王國左長侍時成都王穎遣刺客圖長沙王矩侍  
直見容色動殺之

丁潭為瑯琊王褒郎中令褒薨潭上疏元帝求行終禮日在三  
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釐革以敦于後輒  
案令文王候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  
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詔使除服  
心喪三年

張緯為瑯琊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宋高祖封藥酒一  
甕付緯使密加酖毒緯受既還於道自飲而卒

宋王璵之瑯琊人有才局為竟陵王誕錄事將軍時誕在廣陵  
孝武遣戴明寶襲之誕遣壯士擊破之帝又遣車騎大將軍沈  
慶之討誕時璵之五子悉在建鄴璵之嘗乘慶之縛其五子示  
而招之許以富貴璵之曰吾受主王厚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  
年未獲死所耳安可以私親誘之五子號令呼於外呼其父及  
城平慶之悉撲殺之

南齊何昌寓為臨海王昭秀西中郎長史行荊州事明年遣  
玄慶西上害藩鎮諸王玄慶至荊州欲以便宜事昌寓曰僕受  
朝廷意寄翼輔外藩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  
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時昭秀以此得還京師

江泌為南康王子琳為明帝所害泌往哭之淚盡以血親視殯  
葬乃去時廣漢王侍讀嚴桓之亦哭王盡哀

王皎為晉安王子懋外兵參軍子懋叛明帝遣王玄邈及南北  
討使軍主裴叔業溢城中兵參軍子琳之說子懋重賂叔業子  
子懋使琳之曰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王徐玄慶將四百  
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  
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伏入齊子懋笑  
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境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  
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及董僧慧號哭盡哀為之喪殯

王思遠為建平王景素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  
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昌寓沛郡劉璉上表  
理之事惑朝廷景素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濟贍

梁庾於陵為齊隨王子隆荆州主簿子隆尋為明帝所害僚吏  
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獨留

陸閑者襄之父也為始安王遙光楊州治中遙光之據東府作  
亂或勸閑去之閑曰吾為人吏何所逃死臺軍攻陷城見執將  
刑弟二子絳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刃刑者俱害之

徐摛為太子左衛率大清末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  
賊眾奔入舉兵上殿時衛奔散莫有存者摛巍然侍立不動徐  
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儀遂折景令拜由景常憚  
摛帝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帝後被幽閑摛不獲朝因  
感氣疾而卒

嚴植之仕齊為廣陵漢王國右常侍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  
奔哭于營殯殮徒跣送喪墓所為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  
陳蕭允初仕梁為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  
衣冠坐于宮坊景軍驚焉弗之逼也

司馬嵩仕梁為太子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  
痊殯失所嵩以宮臣乃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  
朝優詔荅曰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樂布得  
陪臣之禮庶子卿國已猶懷送往之情始念忠直方知臣道即  
荊州以禮安厝

顧越文帝時為黃門侍郎東宮皇太子常虛已禮接越以宮僚  
未盡時彥直太子仁弱宣帝有奪宗之兆內懷憤激乃上疏曰

臣梁世薄宦祿不代耕季年版蕩竄身窮谷幸屬聖期得奉昌  
運朝廷以臣微涉藝學遠垂徵引擢臣以貴仕資臣以厚秩二  
宮遇有異凡流水石知感犬馬識養臣獨何人罔懷報德伏惟  
皇太子天下之本養善春宮臣陪侍經籍於今五載如遇所見  
多有輔弼承凝未及時彥至如文宗季府庶潔正人當趨奉龍  
棲晨遊夕論嘗聞前聖格言往賢正道如此則非僻之語無從  
而入臣年事侵迫非有邀求正是懷此不言則為有負明聖敢  
奏往瞽頤留不泄疏奏帝深感焉而竟不能改革

殷不佞為太子通事舍人及文帝晏駕廢帝嗣位高宗為大傅  
錄尚書輔政甚為朝望所歸不佞素加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  
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右丞王暹等謀矯詔

出高宗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勅令相王  
还弟乃事發仲舉等皆伏誅高宗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  
已

後魏王洛兒明元在東宮時給事帳下帝嘗獵於灑南

灑水名在寫門

乘水而濟水陷沒馬洛兒投水奉帝出岸水歿洛兒殆將凍死

帝解衣以賜之自是恩寵日隆元紹之逆帝左右唯洛兒與帳

下師車路頭而已

路頭少以忠厚選給東宮

晝居山嶺夜还洛兒家洛隣人

李道潜相奉給晨復还山衆庶頗知喜而相告紹聞收道斬之

洛兒猶冒難往还京都通問於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明元

还宮社稷獲人洛兒有功焉

韓子熙為清河王懌常侍選郎中令及領軍元义害懌义不得

葬子熙為之憂悴屏處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礼还葬誓

誓以終身不仕後灵太后反政以元义為尚書令解其領軍子

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傳灵樹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

曰竊惟故主大傳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

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晏駕陛下冲幼負扆當朝義同分陝来

維反掌小小性若青繩汚白黑點諛佞是务以元义皇婿之婿

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營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

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緇自消王質還潔謹按律

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惟遂無罪出為太尉刑賞僭差朝

野恠愕若非来維反又為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以權

在寵家塵謗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勵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闔

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吏部諮稟刘騰奏其弟官郡伐兼補乃

遲內呈為王駁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  
二宮拷掠胡定誣王行毒會齒載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主  
之罪莫不俛首飲酒唯諾是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  
為王致死王之忠誠款篤節義純貞不但蘊藏胃務實乃形於  
文翰搜括史傳撰显忠錄區目十篇分卷三十既欲彰忠心於  
萬代豈可為逆亂於一朝乞追遣志足明冊款又籍寵姻戚特  
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皂白擅廢太后罔害國王生殺之柄不  
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於义名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任必  
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大逆合門滅尽遂  
令元略南奔為國臣患奚康生國之猛將尽忠棄布其餘枉被  
屠戮者不可稱數緣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歷  
歲為亂荆除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閔東昂沸元令义  
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至今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為甚開  
逆之始起自朱維成禍之末良由騰美而令逆徒奸黨迭相樹  
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仰為聖朝懷慚負  
愧以臣赤心悽二之見义宜梟諸兩覲洩其舍廬騰合鄜棺斬  
骸沉其五族上謝天人實願宸鑒早為之所臣等潛伏閭闔於  
茲六載且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今幸遇陛下睿聖觀覽  
萬機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究毒書奏灵  
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為舍人後遂剖騰棺賜义死  
北齊魏收為太子少傅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  
事重終嘗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

動搖至尊三爵後苗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寔便須決行此言非戲魏受既忝師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惜以收言於帝自此便止

孫靈暉為南陽王綽師綽死後每五七日至於百日靈暉常為請僧設齋轉經行道

隋姚最為蜀王秀友秀鎮益州迁秀府司馬秀後陰有異謀文帝令公卿穷治其事開府慶整郝偉等並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為王實不知也榜訊數百卒無異辭竟坐誅論者義之

唐李綱初仕周為齊王憲參軍宣帝將害憲召僚屬證成其罪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

張公謹倜儻好奇略太宗引入幕府時太宗功四隆每為建成元吉之所譖毀因召公謹防以自安之術對甚合旨未見親遇及建成將為亂公謹與長孫無忌等九人奉太宗於玄武門以討亂其黨來犯玄武門公瑾閉門以拒之以功累轉右武侯將軍封定遠縣公邑二千戶別食一千戶

徵魏為隱太子洗馬甚礼之徵見太宗動業日隆每勸見成早為之所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汝离間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素器之引為詹事主簿

薛萬徹為車騎將軍封武安縣公隱太子建成引置右左建成被誅万徹率宮兵戰於玄武門鼓譟將入秦府將士大惧乃以建成首示之万徹以十餘騎亡於終南山太宗累遣使諭意万

徹釋伏而未太宗以其終於所事不知罪也  
李安嚴與隱太子同娶鄭氏因事東宮及建成敗率兵拒戰太  
宗以為忠於所事故漸任用之

謝叔方事巢刺王元吉數有戰功元吉與隱太子作亂太宗討  
逆于玄武門叔方率府兵與東宮率馬立合軍拒戰於壯闕下  
殺七雲將軍敬君引中郎將呂衡俄而尉遲敬德傳元吉首以  
示之叔方號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義士也命釋之

李義琰為太子右庶子章懷太子之廢也高宗慰勉官寮及舍  
罪令復其位薛元超等皆舞恩謝義琰獨引罪涕泣時論美之  
李安仁為太子右庶子顯慶元年皇太子忠既廢黜官寮皆惧  
罪亡匿無敢見者安仁獨侯忠泣涕拜辭而去時論美之

睚狎

夫出入承華游從博望皆調護所屬羽儀攸寄者也固當敦厚  
為德教導是先其有怠棄典禮睚狎元良追隨禁闈之中群言  
罔卹陪侍杯筵之右酣飲過差近失師資遠貽譏謗豈足以增  
前星之元彩繼南山之軌躅焉

漢昌邑王賀從官宰奴二百余人常與禁闈內教戲

魏劉禎字公幹為文帝五官將文學與王粲等並見友于帝常  
賜禎廓落帶其後師元歆借取以為像因書嘲禎云夫物因人  
為貴故在賤者之首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  
禎荅曰禎聞荆山之璞躍元后之室隋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  
琅之金登窈窕之首醜韶之尾綴侍臣之懷此四宝伏朽石之

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有初  
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脩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  
也故厦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  
禎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向可納也禎辭巧妙皆如是由是  
特為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誥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  
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服伏而禎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禎滅  
死輸作

吳質文帝初為五官將時質以才學通博為五官將及諸侯所  
禮帝即位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曰卿諦視之  
其至親如此

晉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孝武為太子召為中庶子甚見親愛  
江惔為太子詹事共太子為長夜之飲養娣陳氏為女太子微  
行遊後惔家宣帝怒而免之

後魏廬內者大保錄尚書事魯元之少子內給侍宮恭宗深昵  
之常卧起同衣父子有寵兩宮勢傾天下

郭祚領太子少師孝明在東宮幼弱祚嘗隨宣武幸東宮懷一  
黃翮出奉太子時應昭左右趙桃子及祚皆私狎之時人謂之  
桃子僕射黃翮少師

北齊和士開為長廣王府參軍王性好握槊士開善於此戲由  
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辟有能彈胡琵琶因此親甲嘗謂王  
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命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其身相  
愛重如此文宣知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

過度徙之馬城

隋鄭鐸仕周為太子宫尹坐褻狎皇太子武帝大怒除名為民太子復召之鐸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益昵之

唐令則為太子左庶子太子勇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內人時劉行本亦為作左庶子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又太子歲首宴宮臣令則自奏請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洗馬李綱白太子曰令則身任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坐自比優昌進淫聲以穢視聽若上聞之罪在不測豈不累殿下臣請正其罪勇曰戒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趨而出

夏侯福為太子左衛率長史為太子勇所昵嘗有閣內典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左庶子劉行本時在閣下不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釋

劉臻為太子勇東宮學士甚褻狎之

柳誓為晉王詔議參軍王為太子時誓為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侍每召入卧內與之宴譔誓尤俊辨多在侍從有所顧門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俳諧由是常為太子所親狎

唐揚激中宗朝為秘書監太常卿武崇訓並檢校太子賓客在職不能儻言正議以申調護之禮唯以打球張戲取媚於太子

故大為時論所譏

罪譴

夫任處儲官職參王府自非才行優著藝術精明故不可以贊於重離資于盤右若乃失調護之方忌輔導之訓忠言不法善道靡彰睚狎小人陰圖非望以至自官謗坐速刑章者不亦宜哉

漢公孫詭為梁孝王中尉初景帝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大臣及袁盎者有所聞說於帝太后議格梁王怒袁盎及議臣迺與詭及羊勝之屬陰謀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余人賊未得於是天子意梁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官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

急梁相軒丘豹

姓軒丘洛豹

及內史安國

即韓安國

皆泣諫王王乃令勝

詭皆自殺出之

牧皐為梁恭王

即恭王名買孝王子也

三年為王使與冗從事

冗從事散職之從事也

見說惡遇罪

惡猶冗從事其短惡之事

室家没入官皐亡至長安會赦

許廣漢為昌邑王即從武帝上甘泉語取它即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

王式為昌邑王師為王廢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口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受三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復方目切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咸死論

王吉為昌邑令王賀中尉後賀即位二十余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之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道讀曰導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逐吉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

髡為城切後漢楚王英既以不道廢徙丹陽涇縣乃悉出楚官屬無辟語者

師廷為陳愍王寵國相灵帝熹平二年迁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異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詔檻車傳送愔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一作王輔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天神君求長生福而已無他真幸酺等奏愔職在規正而所為不端廷誣其告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赦詔寵不案

魏楚王彪有罪自殺彪之官屬以下及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

昌 晉王統為太子洗馬太子奢費過度統上書諫及太子廢徙許

南齊張充為武陵王友坐書與尚書王儉辭旨激揚御史中丞到為所奏免官禁錮論者以為有裨於儉也

梁王僧儒高祖天監中為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王典籤湯道愍暱於王用事府僧孺每截抑之道愍遂謗訟僧孺建詣南司奉牋辭府曰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微繩解籙收替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備噐止相驕生賈子上才爰傳卑土下官生年有植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門多

慙祇服取亂長裾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  
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禍申自榮望多厠應徐厚  
德難逢小人易悅方謂離腹墮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  
能以酬屢顧寧謂尉羅裁奉微禽先落閭闔如吹細草仍墜一  
辟九畹法去五雲從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執寄心骸何施  
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鱉而為辟披捧捫樹徙虺蛇而相伍  
豈復仰聽金声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淚君  
綆縻僧孺坐免宮

後魏馮誕為太子師孝文謂其無師傅獎導風誕深自誨責游  
肇為中庶子孝文謂曰自建承華已經一稔然東宮之官無直  
言之士雖未經三載事雖考點肇其中舍人李平識學可觀為  
中庶子安樂王鈗可為下中解東華之任退負外散騎常侍馮  
風可為下下免中庶子爵兩任負外常侍如故中舍人閻賢保  
可為下下退為武騎都尉

隋常世約高祖開皇中為太子洗馬兄冲為南寧州總管士卒  
縱暴益州長史元嚴治其事無所寬貸世約譖言於皇太子帝  
謂太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為筮大耳今何用世約乎  
適累汝也世約遂除名

柳肅開皇為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為民

柳謩之煬帝太業中為齊長史王擅寵左右放縱喬令則之徒  
深見睚狎謩之雖知罪失不能輔正及王得罪謩之竟坐除名  
唐常挺高祖武德中為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衛率隱太子恩

遇甚隆宮臣罕為與比會有上事者稱挺但幸於隱太子構扇  
兩端帝許之有狀於王珪等同流於越雋

王珪武德中為太子中允為隱太子所禮後以陰謀事流于雋州  
杜正倫太宗貞觀為中書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時太子承乾有  
足疾不能朝謁好昵近群小太宗謂正倫曰我兒疾病不可爭  
也但全無令譽不聞愛賢好善私所引接多事小人卿可察之  
君教示不得雖來告我正倫數諫不納乃以太宗語告之承乾  
抗表聞奏太宗謂正倫曰何故洩漏我語對曰開導不入故以  
陛下語赫之冀其有懼或當反善帝怒出為穀州刺史

薛大鼎貞觀中為齊王祐長史祐溺情群小大鼎屢諫不聽太  
宗以鼎輔導無方竟坐免而以權萬紀代之

張玄素貞觀中為太子左庶子趙智引令孤德榮為右庶子濮  
王仁表家令崔知機並以材選用太子承乾既敗太宗引大議  
以讓之皆貶為庶人

王勃高宗乾封初上東岳頌及乾元殿頌沛王賢奏就府脩檜  
時諸王以鬪鷄為戲勃作檄英王鷄文高宗聞之曰迴車朝歌  
不踐勝母者惡其名也勃之此文誠恐交構之漸斥勃不令入  
府

孟文達為蜀王師坐王非法免

蕭嵩玄宗開元中為太子太師常以城南別

後仙童得罪嵩坐交通小人出為青州刺史

令孤烜初為衡州刺史李泌輔政召拜右

竇參秉政惡其為人貶吉州刺史

蘇弁為太子詹事初入朝班位失序殿中侍

彈之弁於金吾待罪數刻釋放舊制太子詹

卿之下貞元三年御史中丞竇參叙言班位移詹事在河

原尹之下弁乃引舊班制立臺官語之乃給云已白宰相請

舊故為儒立彈之

常綬憲宗元和中為諫議大夫充皇太子侍讀綬好諧戲無通  
人間小說太子因侍或以綬所譚言之他日帝謂宰相曰侍讀  
者當以經術輔導太子使深知其君臣父子之教聞綬之談論  
有異於是豈導太子者因命罷其職尋又出之

白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名教之七譏焉或以其事上言因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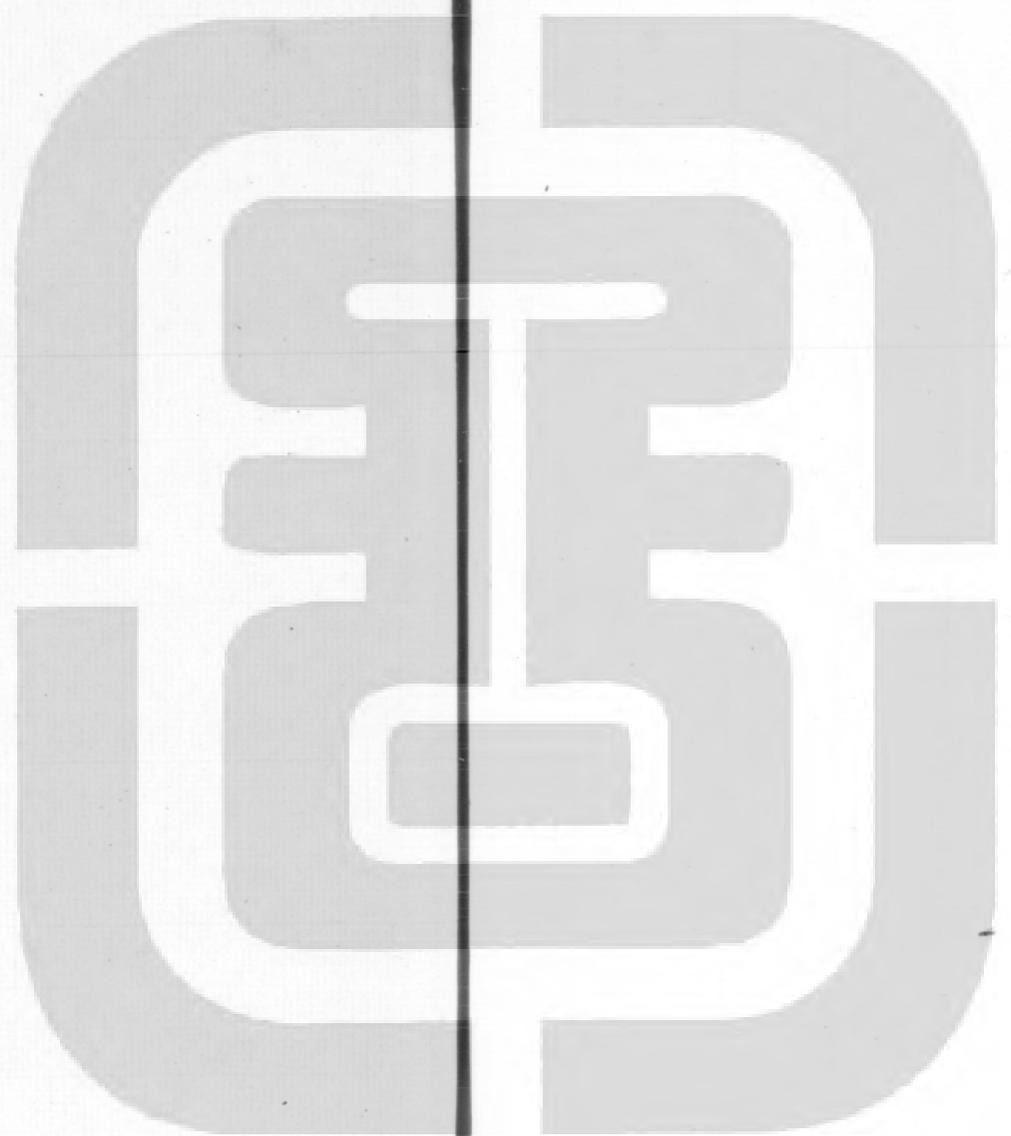
宰相與居易遠州刺史中書舍人王准上言居易所坐事跡不

合理郡乃授江州司馬

後堂司徒詡為戶部員外郎秦王從榮之開府也朝廷以詡充  
河南府判官王之遇害例貶寧州尋移相州司馬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七百一十五

國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